

朋友是最后的故乡

于坚◎著

无数可以使故乡一词活起来的事物

都被摧毁了。

只有友谊保持着对

故乡大地的记忆。



 復旦大學出版社



朋友是最后的故乡

于 坚◎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朋友是最后的故乡/于坚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0
(微阅读大系)
ISBN 978-7-309-11310-5

I. 朋… II. 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4906 号

朋友是最后的故乡

于 坚 著
责任编辑/李又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23 千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978-7-309-11310-5/I · 898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荒凉

不好玩了 / 2

拆迁主义结束了吗? / 7

此富非彼富 / 11

但愿一识韩荆州 / 15

匪夷所思 / 21

荒凉的小区 / 25

过路的是人,不是汽车 / 29

“进步”,但是要美好 / 33

今日的考试制度乃教育之敌 / 39

求救的信号 / 43

朋友是最后的故乡 / 47
色即是空 / 57
网络上的文化复兴 / 73
现代化再思 / 78
信任送水的人，不信任水 / 84
小不见了 / 89
有多少是心甘情愿的？ / 93

彼岸

爱智与约架 / 100
八月中旬的午餐 / 104
登泰山记 / 108
“甘当一个零” / 120
在苦难中微笑 / 124
汉语的活力 / 133
孔子是普世价值的象征 / 138
麻将声里听中国 / 144
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 / 147

生活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团乱麻 / 152

树叶泡过的水 / 157

谈见解 / 161

谈谈理想 / 164

异域

出国旅行之深度游指南 / 170

从印度说到文明 / 176

从印度的神说到中国的富 / 180

裤腰带上的古玩店 / 185

德国箭头 / 190

福岛核事故的启示 / 202

如果盐巴都出了问题…… / 204

怀念希尼 / 208

卢浮宫旁边的美术用品商店 / 219

读《中国行日记》有感 / 223

塞纳河边的书摊及其他 / 228

在美国转机 / 236

荒凉



不好玩了

巴黎，回来的人只说购物中心、香水皮革。很少有人说，那是一个很好玩的城市，简直玩疯了。无边无际的玩场，满城的露天咖啡馆、画廊、剧院、电影院、小店、古玩店、鲜花店……人们仿佛只是在尽情地享受生活，这是一个生活之城。我随便与咖啡馆里的一位女士攀谈，哦，她是马达加斯加来的，正在写剧本。我遇到一个祖传三代的铁匠，他的作品前面标着，这把刀打造的时间是 8 小时 34 分钟。巴黎每周出版一本刊物，上面全是各式各样的电影、音乐、戏剧、新书发布会、诗歌朗诵会、摇滚音乐会、画展、跳蚤市场、书店的广告，有人告诉我，每个夜晚，巴黎同时有数百个新创作的戏剧在上演。

我又去了纽约，也是如此，人们在市中心巨大的露天公园里晒太阳，听音乐。阿姆斯特丹，也是如此，人们在排长队看马蒂斯的回顾展。美国最著名的杂志，叫做《生活》。《巴黎竞赛报》，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在告诉人们，生活！生活！生

活！就像中国宋代、明清的某些时代，生活，好玩，似乎成了社会的唯一方向。乾隆是中国最喜欢玩的皇帝，三次出巡，玩遍江南。

人们涌向城市去，那倒还不仅仅是入市。古代，人们入市，然后“卖鱼人散”，回家，睡觉。城市是比乡村更丰富多彩的地方，城市比乡村更好玩，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城市精神生活的场所更丰富，无边无际的玩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人们在城市里不仅仅是入市，也在那里过日子。过日子，哪里都可以过，乡村可以过，荒山野地可以过，但只有城市过日子最丰富最好玩。看看《红楼梦》描写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或者张岱们的散文，或者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就知道古代中国城市之好玩，简直到了玩物丧志的地步。

玩的本义，并非二十世纪以来那种负面的意思。“文革”时代，玩是禁止的。革命才是正事，谁敢玩？不准玩一直暗中影响着中国世界。而人生，正在于好玩，中国之文化，不外乎就是如何令人生好玩，入世而不是基督教般地出世。玩，玩古知今，特可宝贵。《颜氏家训·杂艺》里玩的古义，就是弄玉。玩字，由元和玉组成。“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说文解字》）“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

元就是开始，太初，本源。玉，就是石头中的石头，大地精华，它们超越了普通石头的平庸，把玩这些石头，可以使人觉悟到生命的本真、觉悟到超越性的永恒。在玩中回到文明的起源，说得更高档些，就是在把玩中一次次追问“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种超越，在西方文化里一般是在教堂里面领悟，在中国，则是通过无用的玩，寓教于乐。“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国语·楚语下》在中国，就是一只吃饭的碗，描上青花粉彩，寓教于吃。这样的碗使你吃饭不敢浪费，瞧瞧，大米饭是盛在什么样的碗里。大米被一只碗升华了，很神圣，就不必像基督徒那样进餐前先划十字了。玩玉，可以令人意识到无的存在，从有的控制下得到升华。不以物喜，只有玩物，玩物，但不丧志。玩物丧志不是玩的错误，是玩过度了。中国文化所以喜欢这些无用的东西，好玩的东西，玉石啦、翡翠啦、花鸟虫鱼啦、兰花啦、书画啦……因为这是中国文明的明法。中国文化的形而上世界不仅在书斋里，更寓于日常生活世界，从一家人的中堂，从一套椅子的排列领悟天地君亲师，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堂在中国，那就是家庙。苏州园林，那是中国之玩、之教化的最高境界。我曾经说，苏州是中国的西斯廷大教堂。陆机在《豪士赋序》里说“心玩居常之安”，玩是安居乐业导致的精神升华，惶惶不可终日，谁会想玩。

昆明人有句从《红楼梦》时代传下来的古话,叫做玩场。指的是好吃好喝活着有滋味有意义不寂寞无聊的地方。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玩场。如果城市只是超级市场,购物,上班,银行取钱,遵守交通规则,害怕汽车喇叭,担心城管突袭……就不是玩场了,那是熬场。有人说别说得那么绝对,还是搞了一些玩场的,比如歌剧院。啊啊,中国特色,如果你不是达官贵人,能进去吗?而且,日常吗?可以天天玩吗?天天听歌剧那不得累死?那是西方人的玩场,中国最好玩的场须有庙会、码头性质,适度的无序,随心所欲。我少年时代的昆明文庙、茶馆、少年宫、小人书店那是可以天天进去玩的地方,街道也是,不仅仅是些交通支线,你可以沿街没完没了地一直玩到倒下。我就在这些玩场中觉悟到君子之道。就算那些高档到只是撑个城市形象、地标的玩场,也是寥若晨星啊!城市建设,盖了那么多的一点都不好玩、没法玩的商品房,请问,盖过几个书店、电影院、剧院、音乐厅、文庙、教堂、寺庙、集市、菜市场、图书馆、公园呢?在中国这个讲究寓教于乐的社会,这些地方大约应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吧?

今天中国的城市,只是一群群商品房,其价值只在增值,不在诗意地栖居,安居、定居,不在传宗接代。人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搬家,再搬家。雷同,单调,物的繁荣里面藏着精神的

荒芜。除了象征政绩和财大气粗，一点也不好玩。那些基本上不购物就不会去的市中心，好玩吗？虽然也人山人海，但不是玩场，因为在除了房子和绿化以及一两家超市数百台电视机的小区寂寞得要命，空虚压抑，出来散闷。闷也难散，因为这些伟大城市的基本价值观是奔着有钱才有尊严去的，作为囊中羞涩的普通平民，在那些高大雄伟宽阔亮丽崭新昂贵的……们之间，总是觉得自卑，惶恐，很不好玩。

不好玩的城市隐藏着危险，普遍的空虚无聊，必将酿出多事之秋，因为郁闷须有出口。为什么一点小事就足以导致大动静，因为不好玩嘛。

拆迁主义结束了吗？

修改后的新拆迁条例已经公布实施，虽然还有含糊之处，但毕竟否定了强制拆迁，悬在许多中国公民头顶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牢固些了。至少，拆迁的难度大了许多。

我所担心的是，在中国，“拆迁”其实是一种主义，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影响着无数受过现代教育的地方领导的思维方式。维新是从，破旧立新、不破不立，只有一张白纸才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拆是必须的。

溯根寻源，拆迁主义其实肇始于上世纪初。拆迁首先是从文化上开始的，最激进的时候，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鲁迅们当年的意思是，“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鲁迅主张的是开窗，让世界的风涌进来，但殊不知到后来，事情不仅仅是开窗那么简单

了。1966年的“文革”，已经不只是掀去屋顶。掀了屋顶，地基还在，“文革”是把地基都挖掉了。“文革”通过破四旧、移风易俗，从生活细节上妖魔化了中国生活经验。人们通常更在意“文革”的政治迫害，但在我看来，影响更深远的是移风易俗。“文革”在精神文化上为最后的拆迁铺平了康庄大道。100年前，法国人在云南修铁路的时候，地方士大夫担心的是风水、祖坟被破坏。“文革”之后，这些障碍就不存在了。传统中国故乡世界中的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秩序被破坏了，神和天已经被踩在脚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其实“文革”后的大部分拆迁中，人民和知识分子是欢呼的。传统中国世界的“落后”“反动”“腐朽”已经成为小学生的常识。“生活在别处”，在“彼岸”，人们渴望着走向世界、将故乡中国“国际化”，“拿来主义”早已过时，现在追求的是“国际化”。共识使得大拆迁得以摧枯拉朽地进行。

对大拆迁的反思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如果说，拆迁主义的前两波，主要是在时间的、形而上的层面，所谓“世道人心”的层面完成的，那么最后一波则是在空间上完成的。故乡消失了，“去终古之所居”，中国世界焕然一新。事实上今天的拆迁运动，其对象早已不是“故乡”，故乡早已荡然无存，但拆迁依然继续，现在开始拆的是新房子，为了“更X”的未来。盖

起来的都是商品房，而不是“栖居”。“栖居”是可以传宗接代，而商品房必须流通才可以增值，要增值就必须拆迁、再拆迁。未来就像塞缪尔·贝克特的那位“戈多”先生永不到来。新的就是好的，未来成为一个无休无止的拆迁过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已经失去了时间深度。过时，在过去，还有一段历史化的时间，现在连历史化的时间都不给了，拆迁成为过去，现在和将来。

我以为，终结“拆迁主义”，不仅仅是修改拆迁条例那么简单，必须反思我们对历史和未来的态度，未来必然是“更美好”的么？或者过去必然是落后的？

拆迁主义意味着生活只有一种方式。拆迁主义的恐怖在于，它一旦认定某种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确”的，就消灭历史，消灭经验。梁思成先生是“拆迁主义”的最早反对者。我们可以把梁先生的意见视为另一种主义，这种主义就是“加法主义”。与拆迁主义不同，在梁思成那里，历史和未来的关系是“加法”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非此即彼的“拆迁”。

如果不从根本上反思“拆迁主义”，如果一个社会只讲拆迁，不讲守成，那么我们将永远不得安居，生活世界永远不会尘埃落定。海德格尔曾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的，我们已经充满了劳绩，中国经济的胜利世界瞩

目。但我们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么？“诗意地”并非风花雪月的陈词滥调。诗意地，通俗些说，我们也依然能够安心么？无休无止的拆迁，是一件让人安心的事情么？如果你刚搬进一处新家，就盘算着下一次搬到何处，就担心拆房子的人何时会来，如果你在白发苍苍的年纪还要搬家，你在这个世界中安着心么？

别以为拆不到你头上，“月是故乡明”都拆掉了，那还是有浩如渊海的古典文学为其“诗意”辩护的。如今这些钢筋水泥的新东西，拆起来恐怕不再需要什么借口。

此富非彼富

在域外，常听到朋友感慨某些大陆富豪购物，“那真的是毫无选择地挥金如土啊”。“他们似乎不能辨别名牌的美丑，没有个人喜好，审美趣味、尺度，只问是不是名牌！”“旁若无人地吼叫着，无论那是多么丑陋土鳖的名牌，都毫不犹豫地狂购一通”。“提着五个古茨包从老佛爷里走出来”。朋友非常惊讶，就是再有钱，也不至于这样毫不迟疑地挥霍吧，香港、台湾、巴黎富人也不少，在购物上，那都是些吝啬鬼哇！

富，备也。一曰厚也。《说文》里富是一种关于多寡薄厚的度量，而不是价值观。但在用于厚这层意思时，厚，指的是忠厚地道，如“周勃重厚少文”（《史记·高祖本纪》），“行厚而辞深”（柳宗元《柳河东集》），“宽厚而爱人”（贾谊《过秦论》），“人心风俗日益厚”（魏源《海运全案跋》）。富往往与仁厚联系在一起，富最忌的就是为富不仁，只有富之量的无限而没有底线，富的底线不是形而下的量，而是形而上的仁。仁者人也，